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上海廣益書局
印行

中華民國十四年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編輯大意

一 白話文之趨勢。近已蒸蒸日上。本書順現代之潮流。供學者之急需。特就古文觀止一書。演成白話。務使言文兩方。得以互相對照。有融會一貫之妙。

一 每篇先列古文。後列白話。以本書白話文之機軸。全賴古文而成立。故實兼解釋之性質。學者前後比照。不特足以窺文章雅俗合一之源。且得為研究古文真義之一助。

一 本書所演之白話文。字句之間。都有據可核。絕無模糊影響之弊。且筆簡而潔。實可為白話文之範本。茲舉其要點如左。

(1) 簡潔 力去閒字句。要在不失其真義。

(2) 淺顯 多就尋常字句演成。無深奧難解之虞。

(3) 普遍 不雜土白。一以國語為準。

(4) 真切 就古文之真義。處處發揮無遺。

(5) 暢達 就古文之辭句。通暢而透達之。

(6) 活潑 不拘閱字義。而流于呆板者。

(7) 輕清 文筆輕清。不流重俗。

(8) 精要 提精扼要。不務冗長。

(9) 合法 句讀多合語法。條理井然。

一 本書每篇附有評語。皆就其形式或實質而討論之。務令學者見之。得瞭然于真義之所在。

一 本書中較難之字。另附註解。以便學者之研究。

一 本書演白。視古文之簡繁深淺。法或各異。有徒探其要領而意譯者。有須辨其精微而直譯者。務在精切確當。使學者易于領悟而融會。

一 本書白話文之圈點。悉用新式符號。

(1) 句號。表句。

(2) 讀號。表頓。表讀。

(3) 分號；表對上文成句。下文為讀。

(4) 總號：表總起下文。或總束上文。

(5) 刪節號……表省畧。或未完。

(6) 引號『』表述語及引用語。『』表述語中之引用語。

(7) 注號（）——皆表注釋。

(8) 疑問號？表疑問或反詰。

(9) 感發號！表驚喜慨嘆或命令招呼願望。

(10) 人系號——加于人名之左旁。

(11) 地系號——加于地名之左旁。

(12) 國名號——加于國名或朝名之左旁。

(13) 書名號——加于書名篇名之左旁。

(14) 特名號——加于官名年號等之左旁。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目錄

卷一

鄭伯克段于鄆

周鄭交質

石碏諫寵州吁

臧僖伯諫觀魚

鄭莊公戒飭守臣

臧哀伯諫納郕鼎

季梁諫追楚師

曹劌論戰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宮之奇諫假道

齊桓下拜受胙

陰飴甥對秦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卷二

子魚論戰

寺人披見文公

介之推不言祿

展喜犒師

燭之武退秦師

蹇叔哭師

鄭子家告趙宣子

王孫滿對楚子

齊國佐不辱命

楚歸晉知罃

呂相絕秦

駒支不屈於晉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祁奚請免叔向

十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十一

晏子不死君難

十二

季札觀周樂

十三

子產壞晉館垣

十四

子產論尹何為邑

十五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十六

子革對靈王

十七

子產論政寬猛

十八

吳許越成已上左傳

十九

卷三

祭公諫征犬戎

一

召公諫厲王止謗

二

襄王不許請隧

三

單子知陳必亡

四

展禽論祀爰居

九

里革斷罟匡君

十

敬姜論勞逸

十一

叔向賀貧

十二

王孫圉論楚寶

十三

諸稽郢行成于吳

十四

申胥諫許越成已上國語

十五

春王正月

十六

宋人及楚人平

十七

吳子使札來聘已上公羊傳

十八

鄭伯克段于鄢

十九

虞師晉師滅夏陽已上穀梁傳

二十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二十一

曾子易箦

二十二

有子之言似夫子

二十三

公子重耳對秦客

二十四

杜簣揚鱗

五

晉獻文子成室已上檀弓

六

卷四

蘇秦以連橫說秦

一

司馬錯論伐蜀

四

范雎至秦王庭迎

六

鄒忌諷齊王納諫

九

顏觸說齊王

十

馮煖客孟嘗君

十二

趙威后問齊使

十四

莊辛論幸臣

十五

觸警說趙太后

十六

魯仲連義不帝秦

十九

魯共工擇言

西

唐睢說信陵君

五

唐睢不辱使命

五

樂毅報燕王書已上國策

六

李斯諫逐客書已上秦文

七

卜居

八

宋玉對楚王問已上楚詞

九

卷五

五帝本紀贊

一

項羽本紀贊

二

秦楚之際月表

三

高祖功臣侯年表

四

孔子世家贊

五

外戚世家序

六

伯夷列傳

七

管晏列傳

九

屈原列傳

十三

酈吏列傳序

游俠列傳序

滑稽列傳

貨殖列傳序

太史公自序已上史記

報任安書已上司馬遷

卷六

高帝求賢詔

文帝議佐百姓詔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

賈誼過秦論上

賈宜治安策一

鼂錯論貴粟疏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李陵答蘇武書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楊惲報孫會宗書已上西漢文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

馬援戒兄子嚴敦書已上東漢文

諸葛亮前出師表

諸葛亮後出師表已上後漢文

卷七

陳情表李密

蘭亭集序王羲之

歸去來辭

桃花源記

五柳先生傳已上陶淵明

北山移文孔稚珪

十四

十一

六

三

三

二

一

一

元

五

三

二

六

七

七

六

五

四

二

一

一

三

二

二

四

二

九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九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十二

滕王閣序

王勃

十三

與韓荊州書

十六

春夜宴桃李園序

已上李白

十六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十六

陋室銘

劉禹錫

二十一

阿房宮賦

杜牧之

二十二

原道

二十三

原毀

二十七

獲麟解

三十

雜說一

三十一

雜說四

已上韓愈

三十二

卷八

師說

一

進學解

二

圻者王承福傳

五

諱辨

七

諍臣論

九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十三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十四

與于襄陽書

十六

與陳給事書

十八

應科目時與人書

十九

送孟東野序

二十

送李愿歸盤谷序

三十二

送董邵南序

三十四

送楊少尹序

三十五

送石處士序

三十六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三十七

祭十二郎文

三十九

祭鱷魚文

三

柳子厚墓誌銘

已上韓愈

四

卷九

駁復讎議

一

桐葉封弟辨

二

箕子碑

四

捕蛇者說

五

種樹郭橐駝傳

七

梓人傳

八

愚溪詩序

十二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十三

鉤鈿潭西小丘記

十四

小石城山記

十六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已上柳宗元

十六

待漏院記

十八

黃岡竹樓記

已上王禹偁

二十

書洛陽名園記

後李去非

二十一

嚴先生祠堂記

二十二

岳陽樓記

已上范仲淹

二十三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二十四

義田記

已上錢公輔

二十五

袁州州學記

李覲

二十六

朋黨論

二十七

縱囚論

二十八

釋秘演詩集

已上歐陽修

二十九

卷十

梅聖俞詩集序

一

送楊真序

二

五代史伶官傳序

三

五代史官者傳論

五

相州畫錦堂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秋聲賦

祭石曼卿文

瀧岡阡表 已上歐陽修

管仲論

辨姦論

心術

張益州畫像記

刑賞忠厚之至論

范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龜錯論 已上蘇軾

卷十一

上梅直講書

喜雨亭記

凌虛臺記

超然臺記

放鶴亭記

石鐘山記

潮州韓文公廟碑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三槐堂銘

方山子傳

六國論

上樞密韓太尉書

黃州快哉亭記

已上蘇軾

寄歐陽上舍書

六

贈黎安二生序

已上曾鞏

九

讀孟嘗君傳

三

同學一首別子固

三

遊褒禪山記

三

泰州海陵縣孟薄許君墓誌銘

已上王安石

三

卷十二

送天台陳庭學序

一

閱江樓記

已上宋濂

二

司馬季主論卜

四

賣柑者言

已上劉基

五

深慮論

六

豫讓論

已上方孝孺

八

親政篇

已上王鏊

十

尊經閣記

十三

象祠記

十五

瘞旅文

已上王守仁

十七

信陵君救趙論

已上唐順之

十九

報劉一丈書

已上宗臣

二十一

吳山圖記

二十三

滄浪亭記

已上歸有光

二十五

青霞先生文集序

已上茅坤

二十七

蔣相如完壁歸趙論

王世貞

二十九

徐文長傳

袁宏道

三十一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三十三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一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初者叙其始也。鄭姬姓國武公名掘突中姜姓國武姜者姓姜而嫁武也。生莊公及共叔段。共國名段奔共國故名共叔。

莊公寤生。寤猶蘇也。寤生言生之難絕而復蘇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命名奇。遂惡之。遂惡切。一遂字寓盡婦人任性情況。愛共叔

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弗許。惡莊公因而愛段欲立為太子亟請者不一請也。莊公蓄怨非一日矣。以上叙武姜愛惡之偏以基骨肉相殘之禍。及莊公

即位為之請制。制邑最險。姜請封段。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言制乃巖險之邑昔虢叔居此恃險滅亡他邑則唯命是聽。莊公似為愛段之言實恐段居制邑太險難除他邑雖極大諒不如制邑之險適可以養其驕而滅除之他邑唯命四字毒甚。請京。京邑最大。姜請封段。使居之。謂之京城大

叔。邑大可以養驕而不除亦必易制。故使居之大叔者張大其名所以張大其心也。莊公處心積慮主于殺弟封邑之始已早計之矣。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

之害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高一丈。言都城不可過三百丈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侯伯之國其城長三百雉大都三分之一。中省都五之一。中都不過六十分之一。小都九分之二。小國不過三十分之一。今京不

度非制也。京城過于百雉不合。法度非先王之制。君將不堪。叔段據有大邑將為鄭害。莊公必不堪也。祭仲一夢中人。公曰姜氏欲之焉。

辟害。直稱母姜氏而故作無可奈何語毒甚。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或裁抑或變置無使滋蔓。

言文
古文觀止
卷一
鄭伯克段于鄆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萬○滋蔓滋
長而蔓延

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

先出蔓字後出草字頻挫

況君之寵弟乎

言向後即欲為之

公

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備

子姑待之

斃敗也滋蔓自多行不義則必自敗待之云者唯恐其不行不義而欲待其行也莊公之心愈毒矣而祭仲終未知之也

既而

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

邠邊邑貳兩屬也段命西北二邊之邑兩屬于已果行不義也

公子呂

鄭大夫

曰國不堪貳君將

若之何

國不堪使人有攜貳兩屬之心君將何以處段

欲與大叔臣請事之

先拘

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無使鄭國之民生他心也○子封又一夢中人

公曰無庸將自及

言無用除之將自及于禍○莊公實欲殺弟而曰自斃曰自及故為段自作自受之語毒甚

大叔又收貳

以為己邑至于廩延

廩延鄭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直至廩延所侵愈多也

子封曰可矣

可正

厚將得衆

今直收貳故云得衆○夢中

公曰不義不暱

銀入聲

厚將崩

暱親近也不義于君不親于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崩者勢如土崩民逃身竄直至滅亡較自斃自及更加慘毒矣而子

封終未之知也

大叔完聚

完城郭聚人民

繕甲兵

繕治也

具卒乘

去聲○步曰卒車曰乘

將襲鄭

掩其不備曰襲○段至此不義甚矣然莊公平日處段能

小懲而大戒之段必不至于此段之將襲鄭國實則莊公養之也

夫人

武姜也

將啟之

啟開也言欲為內應○婦人姑息之愛不曉大義故欲啟段使莊公平日之母前能開陳大義動之以至情惕之以

利害夫人必不至于此夫人之啓叔段莊公陷之也

公聞其期

聞其襲鄭之期也○祭仲不聞子封不聞何獨公聞蓋其含毒已久刻刻留心時時偵探故獨聞之也

曰可矣

三字寓莊公得

計聲口與上可矣○向緊照言這遭纔好伐了鄭莊一腔積怒到此盡行發露不覺一句說出

命子封帥

率

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

入于鄆

音烟○鄆鄭邑名

公伐諸鄆

既命子封伐京公又自伐諸鄆兩路夾攻期在必叛

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叔叔段事止于此

曰鄭伯克段于鄆

釋經也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謂之鄭志

莊公養成弟惡故曰夫教鄭志者鄭伯之志在于殺弟也○鄭志二字是一篇斷案

不言出奔難之也

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殺段難言其出奔也○釋

經止于此下遂

遂寘

同姜氏于城潁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黃泉地中

誓永不見母將前日惡已

既而悔之

悔誓之過是天然萌動○無相見也以上純是殺機潁考叔以

潁考叔

愛段之忿一總發洩焉

聞之

聞其有獻于公或獻謀也

公賜之食食舍

音肉捨其間也

公問之

公問何故

對曰小人有母

只四字妙甚

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

遺之

善子誘君使之自然心動情發

公曰爾有母遺

衣

我獨無

繫語助也○哀哀之音宛然孺子之失乳而啼也非復前日含毒惡聲

潁考

叔曰敢問何謂也

佯為不知妙甚

公語

去聲公語以誓

之故

且告之悔

對曰君何患

焉

黃泉之誓君何患焉

若闕

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隧地道也掘地使及黃泉為地道以見母便是相見于黃泉誰以此說為背誓也○

天大難事

公從之

公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樂音洛○賦賦詩也大隧二句公所賦詩

姜出

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異○大隧二句姜所賦詩辭洩洩舒散也則知其前之隱忍矣○從前一路刻毒慘傷之心俱于融融洩洩四字之中消盡皆拳窩生色

為母子如初

叔姜氏止此

君子曰

左氏設君子之言以為論斷

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

及莊

公

召禍子之真愛可以回天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心無窮又能以己孝感君

之孝而錫及其時類也其類考叔純孝之謂乎○引詩咏嘆作結意致冷然

鄭莊志欲殺弟。祭仲子封諸臣，皆不得而知。姜氏欲之，焉辟害？必自斃。子姑待之。將自及，厚將崩等語，分明是逆料其必至於此。故雖婉言直諫，一切不聽。迨後來時迅發，并及於母，是以兵機施於骨肉，真殘忍之尤。幸良心忽現，又被考叔一番救正，得母子如初。左氏以純孝贊考叔作結，寫慨殊深。

演白

起初的時候，鄭武公在申國娶來的夫人，叫武姜，生了莊公和共叔段兩箇兒子。莊公產生的時候很難，曾嚇了姜氏，所以取名叫做寤生，因此很不喜歡他，喜歡共叔段。要想立他做太子，屢次在武公那裏請求，武公竟不應許。

到了莊公做鄭國的君主，姜氏替共叔段討封制地。莊公道：『制是最險的地方，從前虢叔曾死在那裏的。別的地方，總可聽命。』於是姜氏又替他討封京地。莊公就叫他住在那裏。從此鄭國的人叫他做京城太叔了。當時祭仲很不平的道：『都城過了三百丈，便是國家的禍害。先王的制度，大城不過全國的三分之一，中城五分之一，小城九分之一。現在京城却不合度，不是先王遺下的制度啊！你將不堪了！』莊公道：『姜氏要這樣叫我怎能避害呢？』祭仲道：『姜氏那裏有厭足的時候，不如早些設法，勿令牽纏。要是牽纏開來了，那就不容易打算的。牽纏的小草，尚難除掉，況且是你所寵愛的弟弟呢？』莊公道：『他多行不義的事情，定必自己不得好活。你姑且等他是了。』後來太叔叫西鄙、北鄙的百姓，歸向自己。公子呂道：『國家不能有兩箇君主，你到底怎樣？如其要把君位給』